

《離人行》

[这首挽诗连同英、法译文，曾于晋仪辞世后不久印行，分发给各亲友]

熬過了地獄的煉火
逃不了天堂的更漏
聖母院的鐘聲聲聲催魂
敲斷你我半生的溫柔

你住進的醫院竟叫神戶
療養所所在卻是道陰溝
在這狗豬年間，讓魔手
用陰歲套掉你的陽壽

撒哈拉、吐魯番、死亡谷
老想遁跡鳥絕人稀的沙漠
你呀，想閃的是誰，要躲的是甚麼
總不肯吐露，也不敢道破

你會懷疑在澳洲褻瀆了石祖

靈魂給扣押在瑪雅的迷徑

或者在絲路上出了錯

碰上了陰曹的包打聽

惡兆從此記不了

送院時坐的，給人家笑說是靈車

家裡過客，告誡小心吉宅成凶

還沒面診，巫醫就斷你不癒

你緊握著我臂肘追問病情多重

不說嘛，難瞞，說嘛，可又不忍

強顏哄不了你的焦憂

我，我只低下頭來，默認

半載藥石只令你秀髮落盡

雖不怨天，也不怨地

果真犯了甚麼天條，老天呀

早該叫他出家贖罪當女尼

窗外聖母院無奈何地聳聳肩

塞納河朝陽下躺著，心和意愜

這晴天，我倆霹靂的晴天

正是家家戶戶的團年夜

年華僅僅湊足五十五

命運已在催奏廣陵散

老天還算半開恩

咱們的結伴也快享年三十三

彌留間靜悄悄地準備行程

一洗往日出門時那種神色匆匆

你多麼喜歡輕裝遠遊

這回得為人間帶走些苦痛

釗慟

一九九五年（見原冊 1 - 22 頁）

這是順釗寫給我的，按禮俗，當然有生之日不宜公開，但順釗認為這是為我一人而寫，我應該能讀到。他的苦心，我很理解，雖然我倆都很難過……

晉儀 九五年春（見原冊 24 頁）

給關心我的至親和摯友：

我得病快一年了，在這期間得到大家得親切得關懷和殷勤得照顧，不知道怎樣才能表達我由衷得謝意。你們曾想辦法援救我，近的從歐洲各地，遠的從美洲、亞洲、澳洲多次給我來信 [和] 電話致候，更有遠道親自給我捎來藥物和臥病時所需的用品，有自中、小學以後就很少聯繫的老師和同學的慰問信，有近半年來才相識的朋友經常給我送來湯羹菜餚，連順釗的學生和我在法國中部療養所裡的一些萍水相逢的病友也為我祝福，更令我感動的是你們之間總有一位，每天默默地坐在病榻旁侍候我幾個鐘頭。

我離去後，希望你們這珍貴的互助互愛精神能繼續下去，使生活多些溫暖，多些快樂。若地下有靈，我無論到那裡，我都會為大家祝福，保佑大家。

近兩三年來，好幾次像從也門、土耳其、伊朗回來後就病倒。順釗說我是部老爺旅遊車，途中還可以，一回家就要進廠維修。現在我又要遠遊了，請大家不必為我擔心，為我難過，為此，我囑咐順釗讓大家聽著貝多芬的《歡樂之歌》回家。

晉儀 一九九五年春于巴黎

說完了上面那些話，沒幾天，順釗的四哥四嫂從多倫多來為我按摩煎藥，藥苦在口裡，甜在肝肺，按在腳板，印在心中。

(見原冊 26 - 32 頁)